

古今說海

第九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古杭雜記詩集四卷

不着撰人名氏。皆或宋人小詩之有關事。實者各為詳其本末。如本事詩之例。目錄末有題識云。已上係宋朝遺事。一新繡梓。求到續集陸續出售。與好事君子共之。其書目又別題一依廬陵正本六字。蓋元時江西書賈所刊也。所記凡四十九條。多理宗度宗時嘲笑之詞。不足以資考核。案陶宗儀說郛內亦載有是書。題作元李東有撰。然與此本參較。僅首二條相同。餘皆互異。未喻其故。觀書首標題。殆古杭雜記為總名。而詩集為子目。乃其全書之一集。非完帙也。



古今說海

古杭雜記

說略二十一雜記二十一

理宗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有人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晉郭璞錢唐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及高宗中興建邦天目乃主山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詩云天目山前水齧磯天心地脉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移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開信韓侂胄開邊隙至函其首以乞和太學有詩云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人題於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課酒錢

太學服膺齋上舍。鄭文秀州人。其妻寄以憶秦娥云。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梅帶細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流淚。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此詞為同舍見者。傳播酒樓妓館。皆歌之。以為歐陽永叔詞非也。

婺州劉鼎臣赴省試。臨行。妻作詞名鷓鴣天云。金屋無人夜剪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襯取蕭郎兩鬢青。聽祝付好看成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易祓字彥章。譚州人。以優校為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豈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回畝田之令。有言而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

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為官為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難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杖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頭樟戴市市人失火延及斯廟人有詩曰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尊羅漢別創一田宇殿安頓裝塑雄偉殿中有千手千眼觀音一位尤為精製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為幙幙之傍置籤筒一座其像側身偃蹇使腹斜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

此炷香點禱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日積月久汗手加於泥粉之上其腹黑光可鑿邪說誣民如此又假此以為題化之端歛掠民財不可勝計其無忌甚矣

史彌遠作相時士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一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卻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遂被流罪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所有在前誤國姦臣首級在大理寺者必以文祭蓋記傳謂以污穢之物祭之其實乃少牢也其文云國家於三年恩霈汝雖誤國然今亦不忘汝之舊特用以祭繆傳若此豈朝廷寬大之恩哉

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為佛事必請親戚婦人觀看主母則帶養娘隨從養娘首問來請者曰有和尚弄花鼓棒否請者曰有則養娘爭肯前去花鼓棒者謂每舉法樂則一僧三四鼓棒在手輪轉拋弄諸婦人競觀之以為樂亦誨淫之一端也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嘉定癸酉涉為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宰陳履常新淦人也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承廳之次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承妻以乏使令欲借知事一妾承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

指似道之母。丞妻幸其去。欣然許之。即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於縣治。賈承檄往他郡。歸謁於宰。始知之。終不復入丞廳。後改任。雖攜似道歸鄉。而其母竟流落。及似道鎮維揚。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數十年。咸淳甲戌。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葬。朝士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為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日。以至擲死數人。送葬者。值水潦。不問貴官。沒及腰膝。不得自便。雖理宗度宗山陵。無以過之。其冬。北兵渡江。似道漬師。

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內臣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六月。御筆。御史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陳大方除正言。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遂左遷。時天下目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為三不吠之犬。

溫陵呂中作國史要略。謂南渡之後。一壞於紹興之檜。再壞於開禧之韓。三壞於嘉定之史。愚亦謂理宗四十年在御。一壞於高之。再壞於大全。三壞於似道也。相之壞國如此哉。

李有撰



古枕雜記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蒙齋筆談二卷

舊本題宋鄭景望撰。商濬刻之。槐海中厲鶚宋詩紀事亦曰景望湘山人。生元豐元祐間。有蒙齋筆談。今考其書乃全錄葉夢得巖下放言之文。但刪其十分之三四。而顛倒其次序。濬蓋誤刻偽本。又考景望乃永嘉鄭伯熊字見於陳傳。良止齋集中。其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太子侍讀。宗正少卿。諡曰文肅。宋詩紀事既載伯熊詩於四十七卷中。又據此書於三十七卷別出一鄭景望亦殊疎舛也。



古今說海

蒙齋筆談

說略二十二雜記二十二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癡。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官之。問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游。王魏公當國尤愛之。亦數相聞。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十四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魏公亟袖以聞。遂得謝。朴死無子。而野有子。閒能襲父風。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陝人。閒死為誌其墓。故世知野者尤多。然皆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與指嵩少為仕途捷徑者異也。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門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牕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園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証。

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於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略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為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其哉。禍福可不畏乎。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閥。而責報於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世傳歐希範五臟圖。此慶歷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為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偽為招降之說。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從之。與幹挾其首。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為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坐上。翌日。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剗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

以為圖用是遷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觀一夕登園忽臥於園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祀有幹略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為誌其墓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來陽縣鰲口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日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一邑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乃問有此明眼人乎過丹霞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復以木做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或曰寺規其祭享之餘以故不能廢張芸史謫郴州過見之以詩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為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相傳以為口實余聞蜀人言陳子昂閬州人州人祠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為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為婦人妝飾甚麗謂之十姨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卮酒子昂且屈為婦人勉應之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為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蚯蚓為百合麥之壞為蛾則每見之物

理固不可盡解。業識流轉。要須有知。然後有所向。若蚯蚓為百合。乃自有知。為無知。麥之壞為蛾。乃自無知。為有知。蚯蚓在土中。方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麥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以佛氏論之。當須自其一意。念真精之極。因緣而有。即其近者。雞之伏卵。固自出。此念雞伏。鳴乃如莊周所謂越雞伏鵠者。此何道哉。麥之為蛾。蓋自蛾種而起。因以化麥。非麥之能為蛾也。由是而言之。一念所生。無論善惡。自有必至者。后稷履人迹。而生啓自石。出此真實語。金光明經記流水長者。盡化池魚。皆得生。天更復何疑。但恐人信不及爾。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為燒煉丹竈事。而不以示人。余鎮福唐。嘗得其手書。還元火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持其母服時。書以遺君謨者。方知其持養大槩。熙寧初。再罷相守亳州。公已無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蘇州。瑞光方以其道震東南。賴州僧正顯。世號顯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亳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顯視室中有書櫃數十。其一扃鑰甚嚴。問之。右曰。公常手自啓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問狀。顯即告之曰。吾先為公去一大病矣。公初亦色。

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徐曰乃無太虐戲乎即不問自是豁然遂有得顯曰此非我能為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謁通圓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然公晚於道亦不盡廢薨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共見此豈偶然哉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邇者自本朝以來與權更出沒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迹數見好道者每以為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觀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棄之則為佛存之則為仙在去留間爾洞賓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余少好藏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唐兵亂盡亡之後有遺余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



因以天台藤杖為幹。植之每置左右。今年所親章徽州。在平江有鶯銅酒器。其首為牛。制作簡質。其間塗金。隱隱猶可見。意古之兕觥。會余生朝章。亟取為余壽。余欣然戲之曰。正患吾鳩杖無侶造物。豈以是假之耶。二物常以自隨。往歲行山間。使童子操杖以從。殆以為觀爾。未必真須此物也。邇來足力漸覺微陟降。殆不可無時坐石間。童子輩環側輒倚杖。使以觥酌酒而進。即為引滿。常亦自笑其癖。頃有嘲好古者。謬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為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吾得無似之耶。

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為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即劉驥之子。驥其字也。傳子驥採藥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二石。因其一閉一開。開者水深。廣不可過。或說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既還失道。從伐木人問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復得。大類桃源事。但不見其人。爾晉宋間。如此異亦頗多。王烈石髓。亦其一。

也。鎮江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頃罷鎮建康時。往遊三日。按圖記問其故事。山中人一指數。皆可名。然亦無甚奇勝處。而自漢以來。傳之宜不謬。華陽洞最知名。纔為裂石。闊不滿三四尺。其高三尺。不可入。金壇福地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渾康嘗得入百餘步。其言甚誇。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韓退之未嘗過江。而詩有煩君直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意當有為不止為洞言也。

宋鄭景望撰

蒙齊筆談終

古今說海

文昌雜錄

說略二十三雜記二十三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潤圓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頗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玩月華。比經兩秋。即成真珠矣。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為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錫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錫能治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為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亦嘗試之。甚驗。

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掛於風中。最良。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寸。以微火烘之。亦佳。作湯點如新者。乳香最難研。先置壁罇中。半日許。入鉢。乃不黏。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尤易末爾。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為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蛟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余讀韓偓詩。有鴉兒啜。嘒雌黃。鶯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為蝶也。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為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俟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為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下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實人心腹。况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以後。坐朝眾察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妁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尊。來云是婿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園子朱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然亦畏霜。每霜時亦不甚收。惟洞庭霜雖多。即無所

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歲收不耗。正為此爾。

司馬范卽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卷。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卷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熱。故蜀公作高卷。以為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國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庇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為留之高麗。本箕子之國。其知禮如此。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羣黨於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朝廷。赦其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笑之。

澠化中有司言。油衣帟幕損弊者萬數。欲毀棄。詔令。賁而浣之。命尚方染以雜色刺。為旗幟焉。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通用細綾。七品以上碧褶。通用小綾。王藻云。禪為絢。音引急也。帛為褶。褶褶袷也。鄭云。禪為絢。有衣裳而裏者也。帛為褶。有表裏而無著者也。周遷與服雜事云。趙武靈王。纓胡之纓。戎服有袴褶之制。始自漢武。近世服以從戎。隋制。纓嚴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制縛袴。使不舒散。皇朝導駕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一人緇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sub>橫音</sub>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sub>橫音</sub>。國朝故事。御史中丞。涖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蓋亦引<sub>橫音</sub>之比也。

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曰莊穆。蓋公主賜謚始於此也。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滿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前種花柳。今殿庭惟對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

世言市井市廛。未曉其義如何。因讀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粥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古者二十畝為井田。因井為市。故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廛。顏師古乃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也。

北虜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文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蔗文。其略曰。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言切。尋姑蘇臺前甘蔗一叢。宿漸雲露。在再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燭。而甘蔗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僻難信。取察以情。登攝甘蔗左近。杜若江籬。依原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欵既有証據。差非風聞。妨賢敗類。孰過於此。而不除殘。憲章何用。請以見事。徒根翹葉。斥出臺隅。庶懲彼將來。謝此眾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託也。

史記趙同漢書同作談。蓋司馬遷以父名故改之。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曰同為是也。



文昌雜錄終

古今說海

就日錄

說略二十四 雜記二十四

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釋氏以四法判之一曰無名薰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周官筮人掌占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輿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浮虛夢揚沉實夢溺寢藉帶夢蛇鳥銜髮夢飛將雨夢水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憂夢歌舞此列子之論也李泰伯潛書云夢者之在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鼻口手足皆故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與馬女婦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驟榮樂無有限極及其覺也撫其躬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耳嗚呼將幸而覺耶抑將冥冥遂至於死耶前者諸說各有所見且周官載之甚悉而列子之神遇李泰伯之魂遊心溺果然哉然有二說如夜夢得金寶貨覺而無所獲若夢與女人交覺而失精此心溺乎如夏月露臥偶夜露下而失覆則夢雪降冬月擁被衾多則夢火熾此非神遇乎夫至人無夢者緣無想念蓋恐此路頭熟者其所好而往則將冥冥沒沒而不知返者有之要在平昔學力讀者當察之

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是聖人素其位。而行所遇。不可必。故歸之於命。先言道。而後言命。天之有命。聖人依命而行道。所以嚴君平西蜀。設肆。為人臣者。勉之以忠。為人子者。勸之以孝。是亦行道爾。後世不知斯理。殫於書傳。自立一家。或以五行支干。或以二元九氣。或專取於日。或寓於星禽。或依於易數。立說紛紛。徒惑聞見。爾如漢高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趙括四十萬。眾悉坑死。豈漢兵無一人行衰。絕運限者。趙兵無一卒。在生旺日時者。此理可見。近東淮岳總卿。刊江西廖君所類諸家。命書為五行精紀。其集錄備載。而無去取。亦不免拘於五行之內。言之且造物者。惡得以甲乙數語。而窺之。且夫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與人同。即為合德。知過再犯。即為轉趾。聞焉不信。即為孤神。財不儉用。即為耗宿。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於命。以何而取焉。大抵燭理明之人。五行神鬼。皆不能拘繫。陶淵明有云。癡人前不宜說夢。而達人前不可言命。至急則無陰陽。凡有妄心。則被五行所惑。一有私心。則為鬼神所制。况天道福善禍淫。鬼神禍盈福謙。以命取斷於卜師。彼以餬口之迫。而藉此術以度日。欲決行藏。一以為貴。一以為賤。轉為之惑。以事求。

用於神。彼以幽沉之彼尸其享祭焉。敢以無作有。以曲為直。私之於人。且人事之公行。未有詢人者。惟有私求。則往祈禱之。夫神鬼本畏人。而人一有妄心。求彼即彼得。以肆欺於其間也。近時有一內貴官。以門下人命使術者議之。若言命佳。則必以奇禍擾之。言命窮。則必以好爵縈之。此是特與造物爭功。略舉此以少釋其惑。

錢唐江潮之說。前後紀錄不一。山海經以為海繇出入穴之度。佛書以為神龍之變化。葛洪潮記謂天河激湧洞冥正。一經云。月周天而潮。應王充論衡謂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而為潮。竇叔蒙海濤志以潮汐作濤。必待於月。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明。東海漁翁海潮論云。地浮於大海。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海之水入於江。謂之潮。地上則江河之水歸於滄海。謂之汐。浙江發源最近。江水少海水多。其潮特大。潘洞。浙江論曰。海門有二山。曰龕曰赭。夾岸潮之初來亦慢。將近是山岸。挾勢逼如湧。而為濤。姚令威聚語載會稽石碑。大率元氣噓翁天。隨氣而漲。激瀆浮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浙江南自慕風。北自嘉興。夾山而水闊。下有沙潭。徒旱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雲麓趙景安漫抄載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元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

而人不覺。眾家之議海潮潘洞之論勢頗為當理而止。云勢逼而為濤。東海漁翁之論源近遠而分大小。理亦近似。而云地浮於水。其理間斷。不若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乘地。而元氣升降。實叔蒙之論。濤符於月。此說正與會稽石碑及趙景安所議相合。且月陰也。潮水也。皆應於易之坎卦為用。故易說卦坎為水為月。於此可見。是以三家之論為得焉。

焚紙錢之說。唐王璵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乃用為襮。祓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矣。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曰。冥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峯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嘗怪世俗鑿紙為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非無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愠神。欺鬼可也。李珂松牕百記云。世既是妄人。死而為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顛倒沉迷。豈復覺悟。方其具酒殽列冥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蓋嘗原其本。初恐瘞錢為死者之禍。及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沿襲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峯遽

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以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最為通議。

夷堅志載真官行持靈驗處極多。且行持符法。自虛靖正一二天師傳度符錄於世。亦是運自己精神。真氣正心。而驅除妖邪。若自己神靈。氣清心正之人。鬼神亦自畏之。况受正法符籙乎。上帝好生。慮有邪魔。為下方之患。遂以天神。應化人世。用此符籙。而誅除之。實於助國行化。不為無補。猶於自己積功立行。可以超登仙列。今也不然。有無事取罪者。妄意傳授符籙。假此以苟衣食。行持治病。則自帶親僕。專備附體。仍呼神叱鬼。又且召役嶽帝城隍。且嶽帝城隍。可比人間監司郡守。謂如人役僕隸。受其利養。處之無法。尚不服使令。不知汝有何功德。有何神通。以動監司郡守。况嶽帝城隍乎。豈不自招陰譴。而又要求財物。作為淫亂。動違天律。生不免於雷震。則死墮於風刀。幽沉是誰之過歟。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為蝗蟲。謂鬻田園而食。次變為蠹蟲。謂貨書而食。又變為大蟲。謂賣人而食。此切當其理。今之不肖子。謂此三蟲。恐未足以盡其實。初父母未亡也。憑藉父祖門蔭。聲勢在外。無所不為。朝去暮歸。盜竊財物。恣情為非。父兄以

內有所主。及持父兄家私事。逼其婢妾。至於掣肘。或恐玷己。遂為掩蔽。付之無可奈何。及託前世。甚至在外指屋起錢。高價賒物。低價出賣。謂之轉肩。人皆指而目之。命健大郎。父有因此淹抑成疾。又增利貨錢。候父母死。還錢。謂之下丁錢。其或母先父亡。猶且庶幾者。若或父亡。而母存。其為害特甚。初父亡。得財產入手。豈顧其母。及財散而母存。甘旨不具。展轉孤苦。親戚兄弟。有不忍者。攜歸奉養。則往彼爭喧。取擾謂母有挾藏之物。反為求索。其親厭煩。則付母還之。復受岑寂。或有兄弟麤給。則與訟索分。亦自有此等人。資給以導其為訟。既訟畢。得錢浪費。無歲月間。又已空虛。連及妻室姊妹。覓人蓄養。作偽親戚。出入閨門。分甘忍恥。食殘衣弊。而妻輩以寒饑所困。初以羞澁。終則願為。間有妻輩家以力奪去。及妻子輩鬻身事人。或與所事者厚愛。從彼棄此。不肖子俱無所施。則思舊所交遊者。及父兄朋友。而求索度日。如此。又不知以何等蟲處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碧湖雜記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陶宗儀說郛載之。題曰宋謝枋得撰。然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未知確出枋得否也。書僅八條。殆亦非完本矣。第一條辨蘇軾老饕賦當作老饕。此據說文。貪財曰饕。貪食曰饕之說。似乎有理。而實膠固說文所註。特因左傳稱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饕。因而分屬立訓耳。考呂氏春秋稱周鼎饕饕。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則饕饕本屬獸名。獸貪食有之。獸貪財無是事。觀字並從食。其義可推。通用為貪食之名。於理無害。不必執也。第二條載僧思說及曾季狸辨五臣文選註陶潛。但書甲子之謠。謂按其甲子。皆在宋未受禪以前。其言鑿鑿可據。此書乃云劉裕自庚子得政。淵明逆知。晉必為宋。故於二十年前。先削年號。以寓意。其說尤迂謬不通。餘六條亦皆剿襲舊文。罕逢新義。





古今說海

碧湖雜記

說略二十五雜記二十五

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遊戲耳。按左氏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二凶。謂之饕餮。說文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然則東坡之賦。當作老饕為是。

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因仍其說。獨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淵明詩。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曾棖父艇齋詩話。亦信其說。然以余考之。元興二年。桓元篡位。晉氏不斷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劉裕。淵明賦歸去來辭。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為相國。恭帝即位。改元元熙。至二年。庚申。禪於宋。觀恭帝之言曰。桓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言。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棖

父殆不足以知之。

杜詩云。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按賈思勰齊民要術。造酒門有桑落酒。神麴酒。其名不一。又云。桑欲落時。造黍米酒。可得永年。造神麴酒。春秋二時。造者皆得。過夏然。桑落時。作者乃勝於春。又有造桑落酒麴法。老杜或本諸此。所謂桑落酒者。恐未必然。

杜牧之華清宮詩云。雨露徧金穴。乾坤入酒鄉。許彥周謂如此天下。焉得不亂。蓋以明皇寵幸妃族。賞賚無極。君臣終日酣宴。所以兆漁陽之變耳。余聞東都宣政間。禁中有保和殿。殿西南廡有玉真軒。軒內有玉華閣。即安妃妝閣也。妃姓劉氏。入宮進位。貴妃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為長生帝君。妃為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降。必別置妃像。畫妃像於其中。每祀妃像。妃方寢。而覺有酒容。是時羣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嘗賦詩題殿壁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蹤步。不知身在五雲深。侍宴於保和殿上。令妃見京。先有詩曰。雅興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妃。命京賡補成篇京。即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闈。云云。須臾命京入軒。但見妃像。京又有詩云。玉真軒內暖如春。只見丹青未有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

姑射不應真已而至閤妃出見京勸酬至再日暮而退且君門九重睡榻之側豈容他人咳唾至今人臣縱步褻飲於其間當時恩幸可從而知矣然其他日之禍殆甚於天寶之季此可為萬世君臣之戒

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其號也曾作柴桑令與淵明同隱淵明有和劉柴桑詩時又有周續之者為撫州參軍淵明呼為周掾亦隱於柴桑號潯陽三隱

大麥青青小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軍具車請為諸君鼓龍胡山谷親書此帖乃是漢成帝時童謠也後至元壽中涼州羌寇反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為民害命將出師每戰輒負中國益發田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收獲吏買馬軍具車者言調發重也請為諸君鼓龍胡者不敢公言私相語也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女子作男兒其事甚怪五代王蜀時有崇嘏者本臨邛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臨邛嘏以詩上謁庠稱之薦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吏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矣青松

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召問具述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嫗同居。此事尤怪。

今樂府有蘭陵王。乃北齊文襄之子長恭。一名孝瓘。為蘭陵王。邙山之戰。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因歌謠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錢氏私志一卷

舊本或題錢彥遠撰。或題錢恂撰。或題錢世昭撰。錢曾讀書。敏求記定為錢恂。其說曰。恂為彭城王第三子。昭陵之甥。故記熙寧尚主玉仙求嗣事。獨詳其稱大父寶謨閣。知台州回者。乃冀國公諱暄。字載陽。以父廢累官。駕部郎中。知撫州。移台州。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時也。彭城王諱景臻。字道遠。冀國公第九子。建炎二年追封。故稱先王俗子。以為起居舍人。彥遠之筆。不知彥遠乃忠遜之孫。翰林學士易之子。與彭城為再從叔姪。世次摯。然安得反有先王之稱。所辨良是。然此書末有錢世昭序。謂叔父太尉昭陵之甥。凡耳目之所接。事出一時。語流千載者。皆廣記而備言之。世昭敬請其說。得數萬言。敘而集之。名曰錢氏私志。據此。則是書固非彥遠所為。亦非盡恂所纂。蓋恂嘗記所聞見。而世昭序而集之。爾。序稱叔父太尉。則世昭恂之猶子也。宋史秦魯國大長公主本傳。主為仁宗第十四女。以景祐五年封慶壽。即是書中所云錢某。可尚慶壽公主。而通考前列秦魯國大長公主。適錢景臻。後列慶壽公主。而不言所適。則以慶壽

公主與秦魯國大長公主分為二人。證以是書。與宋史相合。可知通考之誤。惟其以五代史吳越世家及歸田錄貶斥錢氏之嫌。誠歐陽修甚力。似非公論。然其末自稱皆報東門之役。則亦不自諱其挾怨矣。

古今說海

錢氏私誌

說略二十六 雜記二十六

神廟熙寧間諭宰相王岐公云昭陵二女皆朕之姑卿可選勳賢之後有福者尚之岐公未有以奉詔會大父寶閣知台州回光玉補試入太學適與岐公之子敏甫同齋敏甫告岐公云近有一錢少監子風骨不羣文采富贍恐可奉詔岐公遂就啓聖院設齋令敏甫盡召同舍飯罷岐公會茶熟視光玉甚久皆不喻其意翌日又令敏甫竊取所業攜以進御云臣向奉詔選勳賢之後尚主今得吳越王錢某之孫與臣男同齋得其業又奏啓聖親見之事乞賜召見上云待共太皇商量後數日有旨令三班奉職曹詩進士錢某又一人忘其姓名於某月某日同候宣押曹詩以本色服光玉服布衣已時候內侍宣押入內至一小殿殿內皆宮嬪兩貴主在焉引曹與光玉立於簾前斯須上小帽領出簾外熟視云簾外與簾內一般顧左右令止御樂聽聖旨簾內宮人傳旨錢某可尚慶壽公主曹詩可尚承壽公主引入幕次更衣各賜襲衣玉帶服所賜畢引至殿下謝恩殿上軸簾慈聖裕陵宣仁欽聖同坐慈聖謂曹詩曰你是我姪曾見拊光玉背曰錢郎好女婿上云是個享福節度使左右宮妃觀



者如堵。上同三殿徐登步輦還內。樂聲漸遠。復引光玉與曹詩再入幕。次賜酒五行。執事皆宮人飲罷。內侍復引至宮門。各以仗下御馬一疋。崇政殿親從官二十人導歸。第謂之宣繫玉帶。赴朝三日。除正刺史卻繫方金御仙花帶。赴朝參。踰年賢穆下降三殿護送就第。太常鹵簿迎引。故事下降後三日。貴主同副車詣景靈宮。及入內。謝畢。方見舅姑舊例。貴主畫堂垂簾坐。舅姑拜簾外。賢穆奏乞行常人禮。上與慈聖大喜再三。稱詔從請。上令中使宣諭宰執。是日宰執殿上稱賀。

賢穆乳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云。主以未得子為念。為甚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董奏曰。都尉不信。事須是官家娘娘處。分後數日。光玉入禁中。上笑云。董婆來娘娘處。說都尉來。光玉惶恐謝罪。欽聖云。別沒事。只是娘娘要教主。主去。玉仙求嗣。董奏云。都尉不信。光玉奏云。既得聖旨。安敢不信。遂擇日與賢穆同詣玉仙止留。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祈禱。道士見貴主車服之盛。歎富貴。云。願得貧道與大主做兒子。歸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日。光玉欲赴朝。賢穆云。我昨夜夢見玉仙觀。知觀來與我做孩兒。巫遣人詣廟祈禱。且問道士動靜。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床多日矣。知觀在房內聞人聲。問云。甚處人來報云。錢大主臨暮齋。香燭

祈禱。知觀笑云來催我也。是日告殂。大父寶閣善推步。午時遣人來報。光玉云得數七十有九。若今日酉時生。是個有福。節度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淡薄。享壽七十有九。

賢穆有荆雍大長公主牌印金鑄也。金鞍勒瑪。瑤鞭。金撮角紅藤下馬。杻子聞國初貴主乘馬。元祐後不鑄印。無乘馬儀物。

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罷政為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於公。屢微諷而不之恤。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着。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為償汝。歐即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待月華生。燕子飛來樓畫棟。玉鈎垂下簾旌涼。說不動。簾紋。平水精。雙枕倚。有墮釵橫坐。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歐。而令公庫償釵。戒歐當少戢。不惟不恤。翻以為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於歸田錄中。說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從祖希白嘗戒子孫。毋勸人陰事。賢者為恩。不賢者為怨。歐後為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內翰伯

見而笑云。年七歲。正是學籀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為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籀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歐知貢舉時落第。舉人作醉蓬萊詞以譏之。詞極醜。詠今不錄。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略去奇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床。以金讓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幘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輟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翌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床。取幘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

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畫者。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下納涼。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啟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叢焉。呂辨者蔡門人。蔡罷珠履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呂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紹興間。吳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董德之太尉率眾作大方石板蓋井口。止能下水桶。遂無損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云。你幾個怕壞了活人。我幾個幾時能勾託生。觀此不可謂無鬼也。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乃反繫袍。

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劄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上米乃顧朵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盂。閣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龜山須還他。曼卿佛牌為第一。米曰。恁地時。龜山却且做第二。米有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為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嘆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印即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知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於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世。閒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駕鸞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卧處。着衣吃飯處。痾屎刺撒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是。

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為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為。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形。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荆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販金販錦。關吏止之曰。任稔任入金錦。禁忌。又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猜賀資二字也。又四個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圖字也。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投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為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為小

人誦畢。贊笑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來古矣。施之於經。是可笑也。

隆興初。賀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公。賞稱從軍三十餘年。累立戰功。宣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靖康年第二次。白溝河立功。第三次。黃河立功。第四次。京城立功。建炎年第五次。海州立功。第六次。揚州立功。紹興年第七次。瓜州立功。第八次。和州立功。第九次。太平州立功。辭氣不平。謂朝廷推賞一次。輕於一次。賀正色云。只為邊功一次。近於一次。武臣無詞。聞者稱服。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初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齋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齋煮飯。是為甚底。

元豐間。宋閣使者善人倫上。知而問云。朕相法如何。對云。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問王安石如何。對云。安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虎視足以威。又問卿如何。對云。臣草木瓦礫。陛下用之則貴。不用則賤。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後有一達官効顰云。十年去國不聞長樂之鐘。一日還朝復見大君之鼎。見魏漢津所鑄九鼎初成也。

明節劉后。一時遭遇寵傾六宮。忽苦疴疾。臨終戒左右云。我有遺祝在領巾上。候我氣絕。奏官家親自來解。語畢而終。左右馳奏上。至哀慟悲不自勝。領巾上蠅頭細字。其辭云。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夭折。雖埋骨於九泉。魂魄不離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玉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聖懷。况後宮萬計。勝如妾者不少。妾深欲忍死。面與君父訣別。諒限已盡。不得少留冤痛之情。言不能盡。下有數百點悲切之言。不能盡記。自後左右。每欲寬解。必提領巾上愈傷感。聞者謂李夫人不足道也。林靈素謂后是九華安妃。臨終聞本殿異香音樂。次年有青坡術士。見后於巫山。鬢髮鈿合金釵云。

叔父太尉。昭陵之甥。親見宣政太平文物之懿。逮事太上。備膺眷遇。在帝左右。銜命出疆。凡耳目所接。事出一時。語流千載者。廣記而備言之。世昭敬請而集名曰。



錢氏私誌云。姪迪功。郎秀州嘉興尉。世昭序。

錢氏私誌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遂昌雜錄一卷

元鄭元祐撰。元祐字明德。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學教授。移疾去。後七年。復擢浙江儒學提舉。卒於官。本遂昌人。其父希遠。徙錢塘。元祐又流寓平江。其集以僑吳名。而是錄仍題曰遂昌。不忘本也。元祐以至正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則當生於前至元二十九年。故書中所列人名。猶及見宋諸遺老下。及見秦哈布哈倪瓚杜本。併見杜本之卒。多記宋末軼聞。及元代高士名臣軼事。而遭逢世亂。亦間有憂世之言。其言皆篤厚質實。非輟耕錄諸書。摭拾冗雜者可比。其記葬高孝二陵遺骨事。作林景熙與輟耕錄異。蓋各據所聞。其稱南宋和議。由高宗不由於秦檜。宋既亡矣。可不必更為高宗諱。亦誅心之論也。



古今說海

遂昌山樵雜錄

說略二十七 雜記二十七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父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面白皙如滿月冠中團領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為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纓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稽經綉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既罷某等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彼何罪而羈囚之況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為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其一也其人長身廣顙宋為入內都知太尉國家以其內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既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畏愿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贖之得田後固已優裕無他望一日仁廟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拜荅曰母已亡獨父在

為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父既寄迹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召中書省臣，以為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即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為物所壓，日重一日。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燕犒於其家。比使臣至，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即卧內宣恩命，懵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耳，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為戒也。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僧台人也，時已年七十餘。為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雨雪。老僧者時為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行童震慄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文拜主僧，主僧錯愕，漫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尚何言，即命大鍋煮

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  
謀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皇帝云

尤公久於江南探謀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淮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  
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慶觀即今玄妙觀杭高士褚雪巖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苦  
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尚不知為平章尤公乃  
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宰相何取而欲見  
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為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  
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為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啟戶觀主言平章請見高  
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即鎮戶偕  
行廊廡間平章卑仰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月闍州王高士嘗留此  
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嗟咨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士女  
出游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尚懵懵睡耶今日非  
南朝矣勤儉力作尚慮不能供絲役而猶若是惰游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  
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予

之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蒲萄多贗其真者枝葉鬚梗皆草書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見輒憤詈曰掘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溫時至其家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哭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為進藻豆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支離叟即伯機家所種松也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為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并揮淚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駭不能也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厭之輒不育乃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積雨雪亦有錢雖小惠然無甚貧者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鉞劍護轎里許即易轎人倏忽至太廟

臨安府已為具賞犒募勇士樹阜轟列劊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  
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即  
止登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之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傳景文云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當楊總統發諸陵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  
杖夾遇物即以夾投籬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僧云自餘不敢望收  
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  
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杯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  
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  
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  
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葦後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函土堆  
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  
山落微雪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  
馬之月辟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克苦讀書里人倪文光諱昭奎者延之以教其兩弟曰子瑛曰



元鎮居久之。文光歿。而子瑛駭。元鎮出。應門戶不勝。州郡之賂剝也。實力遂耗。減已而子瑛卒。家中乾。元鎮剝無作。有以濟朋友會。文友卒。元鎮買油杉棺葬之。芙蓉峯傍。葬之日。梁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後。元鎮寔。於誅求顧。未有能振之者。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寺為祠。其祖禰遇諱。必大慟祠下。而先生併館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失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為異。其上世本業儒。而先生於佛老教。則喜之。平日喜畫蘭。疎花簡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以憶其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為板刊。其所謂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為頑民。在殷。為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辭。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掣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贊文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謝后既北遷。其支裔在杭者固多。謝君退樂一人也。退樂嘗言江南始內。附有所謂

李信卿者自北來謂能相人望氣崖岸倨甚退樂以貴官咸敬之亦設早饌以延致之李至即中坐省幕官皆下坐不得其一言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固退樂嫺戚也屈公來同飯時文敏風瘡滿面李遙見即起迎文敏謂衆人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時官至一品名滿四海初襄陽未破時世祖令其即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即還言於世祖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公輔貴人襄陽不破江南不平何處著許多富貴人嗚呼此與南衙士卒皆將相者何異哉

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破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唐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賸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水雲指教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水雲之教也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啟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繼辟椽湖廣省士啓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

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勿行。士啟漫不省。即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刺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啟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啟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遠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如小屋。火竟滾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烏刺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啟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為其所噉。齊諧志怪。而略此。於是乎書。

國初富。初菴先生以占筮起東南。時錢唐初內附。以故都。生聚既繁。貨力殷盛。世皇占其後來。如何既成卦。而富猶未知之也。世皇曰。我占宋故都。富對曰。誠如所占。其地五六十餘年後。會見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州連厄於火災。復困於科繇。視昔果不逮。

和靖先生。豈有領珠者。而楊璉真珣。亦發其墓焉。聞棺中一無所有。獨有端硯一事。余童時。尚見一碑。鐫和靖先生墓五大字。什草中久之。余山中。以浙省儒學提舉。有心力於先生墓上。悉力起廢水濱。仍建學士橋傍。山建祠宇。塑先生像於其中。今復

數年矣。聞又荒落賢人。何不辛哉。

今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邱趙公。名期。頤字子期。其先府君宛邱公諱祐字天錫。為江浙行省照磨時。余客於其家。宛邱公嘗言其家在陳州。有瓦屋一橫。人稱為趙總把家。國家每歲秋。統兵官將兵哨江南北。初至極嚴毅。再歲三四。歲情契如。故一日哨馬一南歸。賭纍囚。雨足凍垂墮。呻吟饑凍。馬足間。宛邱之父問囚為誰。囚頓蹙曰。我南宋官人。廬州通判胡某。城破為所虜。公父復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囚復曰。我春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則能教學。囚曰。豈有秀才而不能教學者乎。公父請於統兵官。用兩馬易得之。浣濯以湯液。包裹以氈毳。溫糜以酒漿。幾絕而復蘇。蘇則兩足墮矣。因問其姓字貫籍。遂延致於家以教諸子。是時淮以北舉不知有全書。胡通判以其所記憶授諸生。更六年而後殂。因葬之屋後。臨歿謝宛邱公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重為汝家所延。汝之家後必有斯文顯者。逮子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府。而其二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報可徵云。

元鄭元祐撰

字德明

遂昌山樵雜錄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高齋漫錄一卷

宋曾慥撰。慥有類說。已著錄。類說自序以為小道可觀。而歸之於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其撰述是書。亦即本是意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蹟。以至文評詩話。詼諧。嘲笑之屬。隨所見聞。咸登記錄。如給舍之當服。賴帶。不厭轉運。使之不得為知制誥。皆可補史志。所未備。其徵引叢雜。不無瑣屑。要其可取者。多固遠勝於遊談無根者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二卷。世鈔流傳。近時曹溶嘗採入學海類編。而祇存五頁。蓋自他書鈔撮而成。姑以備數遺漏宏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捃摭覆輯。視溶所收。多逾什之三四。其或溶本有之。而永樂大典失載者。亦參校補入。畧用時代詮次。合為一卷。雖未必慥之完帙。然大畧亦可睹矣。



古今說海

高齋漫錄

說略二十八雜記二十八

太祖皇帝既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或以師老為言。太祖不能決。時納言趙中令留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即日班師。

熙寧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前。神宗皇帝數遣黃門稟曰。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即降處分。宣仁答曰。此自有處。不煩聖慮。明日上問。何以處之。宣仁答曰。大者各與絹二疋。小者分與乳糖。獅子兩個。時內外已歎仰后德。為不可及也。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行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此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右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為舍人。當制。制詞云。惇惇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



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無乃太甚。林答曰。長官發惡。雜職捧毒。無足怪也。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為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晶飯。及至。乃設飯一盃。蘿蔔一椽。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為晶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羹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報。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蘿蔔湯飯俱毛也。穆父歎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為然。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店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从九。从鳥。亦有証據。詩曰。鳩鳩在桑。其七子七分。和爹和娘。恰是九個。

今人秘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

嘗見陸龜蒙詩集越器云。九秋風露越密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  
嵇中散鬪遺杯。乃知唐已有秘色矣。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經。敍三公以書名。三碑又最精  
者。

佛印禪師為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為掃煙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眨眼。  
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為其久帥多專殺也。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於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  
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編乎。明允  
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間人。果有看三編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  
云已盡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李賓王利用鄱陽躬行。君子人也。嘗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  
目。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

毗陵有成郎中宣和中。為首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  
乃嫁一麻胡。命成作舉蒙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床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

高捲朱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亦能安分。隨緣和鳴借老。兒女成行。各以壽終。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為商州。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為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為祟。各不敢宿。子厚宿山魃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宋曾慥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桐陰舊話一卷

宋韓元吉撰。元吉字无咎。宰相維之元孫。以任子。仕歷龍圖閣學士。吏部尚書。嘗居廣信溪南。自號南澗居士。此書宋志云。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同。續百川學海所錄。乃祇此一卷。其餘數亦與此本同。蓋全書久佚。從諸書鈔撮成編也。書中所紀韓億。韓絳。韓絳。韓維。韓縝。雜事。共存十條。皆其家世舊聞。以京師第門有桐木。故云桐陰舊話。蓋北宋兩韓氏。並盛世。以桐木。韓家別於魏國。韓琦云。



古今說海

桐陰舊話

說略二十九 雜記二十九

忠獻公將生令公夢人手中書一大興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蓋取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之義耳。年六七歲病甚。令公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後因畫像以祀。按列仙傳。韋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攜黑犬。名烏龍。世俗謂為藥王云。太保公忠憲曾祖也。周國公祖也。皆葬靈壽。相比獻肅公。自太原移帥定武。始議改葬。既發穴。則二瓦棺並列。有泉湛然其下。大驚。以問鄉老。有曰。當時開墳見水。貧不能易地。遂以木架於水上。然猶不腐。則知未嘗溢涸。爾因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為奇。第斲石為柱。橫二石梁。瓦棺仍之不別。為槨增築其封。岐冢首於上。淇水李公邦直為墓表。孫康簡公曼叔書之。亦買田靈壽以贍同族之貧者。

忠憲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即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弊織自蔽。率以為常。

公與李康靖公同行。應舉有一甌同寢臥。至別。割甌為二分之。其後浸貴。以長女嫁

康靖公子邯鄲公而第七解州府君娶康靖公女子孫數世婚姻不絕

李康靖公為汝州守趙公門客

本傳云依所親趙况其是乎

忠憲公亦往見焉趙公尤敬待忠憲

每聞公至書院即令設肉食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訪及也趙公遂以女許嫁忠憲公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資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綉衫戴帽泊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服往哭之後乃為王文正公壻也

公在蜀既踰年仁宗欲召為參知政事宰相有謂當俟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召至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迄拜參政乃知聖眷自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試呂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出榜朝堂有妄露薦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以喻公公奏曰臣頃歲陛下過聽擢贊樞密未嘗涉朋比結左右也况仲淹非姻親故舊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託進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

舍人諱綜字仲文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公薦入館忠憲公書戒之曰惟上感君恩次答知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人情周防忌善之言為切繼遷開封府推又戒之曰乍贊浩穰庶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

至於斷一筭杖或不當。明則懼於朝章。幽則畏於陰隲。二書真跡。具在族人家。自餘尚數紙。亦與獻肅兄弟者。無一筆草。書尾但云。吾押付汝。而不名。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摘五葉餌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嘗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為世所知。汝曹或不及。則人必以為類我也。其善教如此。

獻肅公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惠公頌挽詩云。三登慶歷三人策。四入熙寧四輔尊。蓋公自樞副遷參政。宣撫陝右。即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相也。

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為永興倅。有富家子悅。娼女柳約為夫婦。而父母強為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娶。娼則厚酬之。既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醮儒。不信曰。世顧有是耶。職方固請鞠之。遂得實。發地截木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咒詛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宮師諱維。字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而為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獻公亦不强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



籍蔡京請徽廟御書羣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為應。

莊敏公諱纘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怪耶。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笑。蓋詩中王欲玉女。但音發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撓動。公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肉。及胃臟之屬。從者莫能曉。蓋燕北第產羊。俗不畜猪。驛司馳騎疲於奔命。無日不加箠楚。所以困之。爾既回程。與送伴者飲。率盡酒。然公翌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醒也。蓋取隨行大盃酌勸之。伴者不能勝。屢至委頓。臨別痛飲。達旦。及敍違馬上。幾不能相揖。後聞虜中責伴者以失儀。沙袋擊之。至死。

吏部尚書韓元吉无咎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霏雪錄二卷

明銜績撰說文有銜字而無劉字。徐鉉附註以為銜字即劉字。此書作銜蓋偶從古體。遂相沿別為一姓。實非有二也。績字孟熙。先世洛陽人。徙於山陰。其父渙通毛詩。元時嘗為三茅書院山長。績承其家學。故此書辨核詩文疑義。頗有根據。又及與元末諸遺老遊。故雜述舊聞。亦多有淵源。然每紀夢幻詼諧之事。頗雜小說家言。其以杜常詩為杜牧詩。王士禎香祖筆記嘗糾之。亦不免小誤。又如稱其遠祖馬牧君。事金太祖有紀。信之節。元修三史時。史臣責賅於其祖。不肯。遂不得書此事。論史者俱未之及。然當時元政雖頹。而秉筆諸臣如揭傒斯。歐陽元等皆一代勝流。未必遽有索米受金之事。是亦一家之私言。未可概信。以其可取者。多錄備明初說部一家耳。此書成化間。嘗刊行有胡謚後序。稱績所著。尚有嵩陽稿詩律。今俱未見。殆已散佚矣。



古今說海

霏雪錄

說略三十雜記三十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為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為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閣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為鳩則鳩又化為鷹田鼠化為鴽則鴽又化為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為螢雉為蜃雀為蛤皆不言化也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琶字當讀如丞弼之弼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即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光明經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取上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發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即碎出法

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官。以某階行某官者。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則不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

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有王屋之名。

牧菴澧州廟記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羊溝。所以隔羊抵觸垣墻也。

唐時婦女畫眉尚闊。故老杜北征云。狼籍畫眉闊。或云言女幼不能畫眉。狼籍而闊耳。余記張司業倡女詞。有輕鬢叢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尚如此。諺曰。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稿績。嘗見數幅。如人名字。各分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爾。溫公聞之。遂急結束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徃徃如此。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有聲。命火燭之。乃鼠於佛臍中銜一書欲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即手抄而納。舊本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競趨撲之。非火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

即成金。或諷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箒矣。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歷四年五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嘗夢神人授金錢一枚。吞之。遂娠先生。先生文章事業。為一代偉人。豈偶然哉。先生卒。錢君思復嘗作挽詩云。生前母應金錢夢。死後人稱鐵筥仙。

龍虎山道士吳善淵謂余曰。虞邵菴先生。自云其母夫人。嘗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嶽真官。寄汝家養之。既而誕先生。

宋朝以文德殿為正衙。元以大明殿為正衙。有延春閣。但有琉璃瓦飾簷脊。

元朝萬歲山。廣寒殿內。設一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魚獸。出汲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粉牋書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鹵莽不精。不一二年。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蘇林。出李重光金花牋。手書長短句。歲久剝落。其辭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藝。必精到。

尚復若此矧鹵莽者乎。

樊公時中為浙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卯至申矢盡死之。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於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為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王召議事二使以上廐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上晏駕上都某欲竊神器偽使者齎詔且至卿等在廷曷以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為中令監國宜即大位於是定計諭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臘為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偽使者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遊大都無所遇貫屋以居時臨川危素為翰林學士居鐘樓街山農嘗見其文而不相識一日危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問其姓名徐曰君非鐘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語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譎氣目

其人舉止亦然。料知必危。太僕也。

趙松雪歸吳興。嘗見夫婦操槩舟。以為活。公識其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爾。夫婦漚波亭。供洒掃可乎。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從第。緩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為得所。惟憂身後無斂形之具耳。公曰。我適行間。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驚以為身後計。其人持至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蔣氏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為求師。慕鄭明德先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亦跌宕者。遂厚延鐵崖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攜賓客妓女。以文酒為樂。謂蔣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別墅。以貶家人。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留三年。後其子亦有名於時。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禮部魯博貫羣。籍談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指二公也。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也。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嘗參東門老。其法專守丹田。屬續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濃。

樊昌高八舍。家軒墀之間。畜龜數年。生育至百餘。其家產子四五人。皆龜胸偃僂。蓋孕婦感其氣所致。古人胎教可不謹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葦席而居。其婦產一子。首有兩肉角。鼻孔昂縮。類所謂夜叉者。蓋產婦依止土偶。便稟得此形。

陳白雲家籬落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女。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子皆識之。又會稽民朱氏一子亦然。其家亦嘗種之。悉拔去。

會稽王□□家雄於貲。至正間困於徭役。門戶零落。一術士以六物推人禍福。主其家禮遇甚厚。無何。與其人散步園中。其人指池水謂王曰。君家積德何厚。池中水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鎰作六釜。俟吾西遊還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熾炭滌之。涸則益以水。如是者一月。別以藥投之。釜中皆成銀。王氏異之。厚贈其人。別去。期再至。竟不來矣。權其釜大虧銖兩。所得之銀即釜也。富家子弟愚駭而貪。為妄人侮。

惑如此大可為戒

木驚不可服。蘇門一人生二子。皆切愛之。恣其食啖。遂成痞疾。其父得一方。以木驚煮猪肉食之。其幼子當夜死。明日長者死。愚人不謹輕信。妄為至殺其二子。悲哉。友人馬君文誠得方書一帙。亦載此方。因評註其事於左。以為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瘍。遇人以藥傅之。童子頭癢不可忍。爬搔見血。至以頭觸柱。至夕竟死。蓋其藥有砒。見血即害人矣。吾聞之文誠云。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為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者。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為人父母者宜識之。噫。迅雷風烈必變。豈有是哉。

山與水本末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村鼓鳥笛。雜亂無倫。

或問余。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鉅釘。唐詩縝密。宋詩漏逗。唐詩溫潤。宋詩枯燥。唐詩鏗

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蘤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類非詩。特俗所謂偈子耳。

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卹者。如杜牧華清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繼云。落日陰以問音信。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餒來肥。齊字不在微韻。

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

顧困字子困。蘇州界牌人。至正末。嘗為海道萬戶。國初以來。遂匿名不仕。號半癡老人。放浪山水間。以繪事自娛。每出遊。遇奇巖異嶂。珍木怪石。輒瞪目凝視。久之。境與意會。便欣然忘返。歸即乘興揮掃。極其變態。甚則跳足大噉。以為無愧古人。厥初師

董元後出入衆家無所不學。然不長於設色。晚年益自祕其畫。尤善博物家世本衣冠族。多蓄古今名畫奇物。耳濡目染。故識見絕人。其為人面大少髭。長可七尺。性介寡合。滑稽玩世。年六十餘而終。

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黃白粉青紫四色。未嘗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色也。琴囊或紫或黃。二色而已。不用他色。

欲試藥。金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起。

予喜吾衍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修行法。甚有意味。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於此。云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强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甯吾神。

葛可久。姑蘇人。治方脉術。與丹溪朱彥修齊名。嘗炒大黃過焦。悉棄去不用。其謹如

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買藥。準病輕重。注善藥。緘以昇之而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易佳者。使供饋粥。蓋仁人之用心也。同郡富人。家女子。年可十七八。病四肢萎痺。不能自食。目瞪。衆醫莫能治。迎可久。可久視之。笑曰。此不難治。乃命悉去其房中。香匳流蘇之屬。發籍地板。掘土為坎。昇女子。其中。扃其扉。戒家人俟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動。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為香氣所蝕。故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尤習武藝。一日。見莫猗開桑弓。可久挽之。而穀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其子忌多私。減其半。不下。問故。其子以實對。可久曰。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近世拆字言吉凶者。無如張乘槎。按字畫成卦。即云云。不為鉤距。余一日坐槎肆中。有二僮持一字來占。槎曰。是為吏緣同曹。訟之。當送刑部。答四十。即回。二僮相視默。默既而曰。皆如先生言。余欲訴通政司。求免可乎。槎曰。此行不可逾旦。矧欲已耶。余謂答四十未可知。僮曰。準律當然耳。槎又曰。今夕非附軍器船。即官齎船也。僮曰。果官齎船也。

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蒞浙江日。改拱北樓。為來遠榜。揭槎往視之。曰。三日內。主良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劉公以歷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良字形也。旁之二點。相續者淚點也。公命槎易之。乃名為鎮海云。

又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會賓。槎亦與焉。忽謂家君曰。今晚當有遠客至。因酒食費財。已而浙東人來。一如槎所云。叩之。槎曰。吾聞滌器聲知耳。余謂此術古有之。如佛圖澄聽鈴聲。王生聽馬蹄聲是也。先是槎絮家自夫槩避兵。依余家舍。浦莊居之。家君初不相識。一見館之。三年以故。數欲以其術授子。時余習舉子業。惜不暇學也。槎姓張氏名某。字德元。乘槎其自號云。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寺。見三僧與寺主別。胡謂主者曰。彼三僧何之。主者曰。禮浦陀胡僧。亟令召回。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果俱溺死。胡僧後見四明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視日久之。雜以黑白豆。令揀之。袁目不眩。遂以其術傳之。袁亦多奇驗。嘗相戴九靈先生。日後當有一難。壬戌冬。果死囹圄。

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白台温五郡之民。城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

大雨水暴。至死者什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為鬼。予嘗詢於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為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瀟。火不滅為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怪者之說。

余之外王父財賦公。常自言十二三時。僑居慶元汪家府間。竊從人學泅。沒川踏一物如石狀。極冷。心惕然亟登岸。俄風起浪作。有物爬沙水濱。其首宵狗騰去。即向所踏物也。

嘗見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鯊魚皆能變虎。

越州馮裱褙家。竭池取魚。一巨鯽。前有二足如鼠爪。即鼠變也。

越中有道士陸國賓者。曉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蟇。如箬笠大白氣從口出。即跳入水。虹亦不見。

元薛公世南為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具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

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紇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為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羸然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果放還。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予聞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佶如蛟龍狀。婦喜以臂浸盆水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牖出。臂果一龍。擘雲而去。

嘗有縫人坐一室。忽至壁中。瑟瑟有聲。少間。至罅處。一小蛇隨出。隨大。俄風雨化龍而去。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真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壚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則為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為他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入境。湖與龍鬪。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於柱。他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墜。悞傷之。出血不止。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斷不削。存故事耳。非舊物。



也

洪武乙亥冬遣使發卒修坡塘時山陰天樂瀛湖塘掘得一物類小兒臂紅潤如生無有識者遂棄之此肉芝也食之延年

波羅密樹如荔枝樹差大皮厚葉團有橫紋小枝附樹身而生一枝含數實花落實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肉若蜂房近子處可食與熟瓜無異而風韻過之子如肥皂核大亦可燭食味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安南國有一種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插箭然味似河豚名戴帽魚

甘草大者如柱土人以架屋吾友唐愚士西遊親見之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窖若床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為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竄入穴韓孟聯句所謂禮罷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啣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恒為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

玉面狸謂之風狸止食山果而乘風過枝甚捷味獨勝他狸宜糟食尤佳

蟬與石巨皆海錯之佳者。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海扇四明任松鄉嘗有詩云漢宮佳人班婕妤香雲一篋秋風初網蟲蒼蒼恩自淺猶抱明月馮夷居至今生怕秋風面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搖動不如烹肯入五雲清暑殿

木綿花唐人詩多用之然與吳越所產不同按吳錄地理志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蠶之綿可作布

元末有人襍被行山徑間遇惡少意所負必鋸楮也擊殺之視襍中特楮衾耳大悔之乃書楮衾曰的的孰令爾紙被似鈔角問我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我是何姓杓子少箇柄爾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的的想官不知主名召商謎者問之曰五色雲綵烟也綵煙新昌山名杓子少柄盃也蓋于姓也密令隸人往蹤跡之久而不得隸人亦了事者一日坐鑷肆櫛髮見一人對門置餅鼓其槌作的的之聲乃揚言曰某山中劫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即來捕也覘其人有懼色次日閉門不賣餅矣竟捕之果服其辜

老農語曰蝗生子遺而入地經大雪則入地愈深坡雪後書北臺壁云遺蝗入地應

千尺。又和喜雪云。螟螣無遺種是也。

坡翁有數妾相繼而去。唯朝雲者隨坡南遷。朝雲姓王氏。錢唐人。生一子。曰幹兒。未期而夭。紹聖三年七月五日。朝雲亡。八月三日葬泗州棲禪寺東麓為亭。名六如。有銘。

吾先君嘗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東園友聞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載曹溶學海類編中。所錄皆宋元間事。核檢其文。即剽剗孫道易東園客談。改題此名也。



古今說海

東園友聞

說畧三十一雜記三十一

昔見周草憲先生。弁陽客談有信義湯一服。蓋修竹先生筆也。其方云。信義等分。每晨至暮服之。無數。自然心廣體胖。積以歲月。日用常行。惟信義是服。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草憲周公謹修竹王監簿也。

虎林先生所書客談。皆六經語。而於儀禮尤致意焉。觀此則先生之學可見。先生嘗為困學老人館賓。鮮于深敬之。教其二子。鮮于聞先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戲曰。某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笑。虎丘元仁也。

胡牧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於東南國初。金宋諸老宗之。吳興趙承旨嘗有詩挽之曰。淚濕黔婁被。情傷郭泰巾。觀此則先生之為人可知矣。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畏衾。先生其人也。弟汲仲先生亦特立獨行。一毫不苟。取趙承旨嘗為羅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愕然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耶。觀此則其剛介可知。當時承旨為司徒。以金百錠奉先生潤筆。是日先生在陳其子千里。以情白座上諸客。勸先生受。先生却之。愈堅。聞先生之風。諛墓而求金者。寘不自警乎。先生

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裹。謳吟猶是鐘球鳴。嘗語惟善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曲江錢惟善書

世祖暮年桑哥專權。納賄中書之政漸弛。上初不知也。時徹里為御史中丞。力言之。至再不聽。且怒命速古而赤批其頰。遣之一日。上方燕坐便殿中。徹里公入。上作色迎。謂之曰。徹里又欲言桑哥耶。公曰。然。臣諦思之。國家置臺諫。猶人家畜犬也。譬則賊至而犬吠。主人不見。乃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乎。上悟。領之。未幾桑哥敗。噫。使臺諫一如公。天下甯有亂耶。

仁廟潛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駐輦之夕。暑雨方霽。羣蛙亂鳴閣。閣不少休。兩宮達旦不寐。翌日。近臣宣太后。令諭蛙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邪。可往他處鳴。毋復留。此自是至今十餘年。蛙不再鳴。越明年。仁宗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於北藩。入繼大統。時至大元年也。聖人所至山川鬼神陰來相之。况魚蟲之微。有不從令者乎。因書以廣異聞。至正庚子七月晦全思誠書

至順庚午赴南宮。嘗侍虞奎章坐談。及東平富人新居落成。有邱真人者。道行重一時。凡欲徵福利者。慕其道。爭迎致之。幸其一至。咸自慰足。富人以禮致真人。將奠一

言以頌其居。真人既入室，默不一語。輒以所持鐵杖於牆壁，窗戶頗毀裂之。亟出富人，怏怏率家人羅拜，以希解悟。真人曰：「若室完美，蔑以加矣。雖然，完必毀，吾不先毀之。若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若宜思其毀而欲完者，克保全之。則若與若子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無替，富人悅服。」

吳興陳伯敷翰林編修時，為璋言參政王公繼學自盛，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逮里門，舍騎徒步，遇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倨坐曰：「小大北方之輒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逡巡拜謝，翁倨坐如故。吁！中原習俗之厚，王公謙德之隆，君子所樂道也。」

余客京口，聞有閔仲達陳子方者，幼同讀書，長同習吏事，又同籍杭郡，吏循次錄，鉸則陳在先，閔乃以計先之。陳終無幾微怨嫉意，適故人約陳偕入京，達官貴卿交薦以仕，尋僉憲浙西，閔方以日月陞，據憲府，聞陳之來，歎曰：「何面目是之稱疾不出？陳下車，亟問吏曰：「閔仲達何不見耶？」咸以疾對。陳曰：「非疾憚我也。我將見之及其門。」閔皇懼出，肅陳曰：「吾與君交至深，誼至篤，君昔先我，而吏郡者命也，非此吾所就，甯至。」



是耶。今又幸同處。苟有未至。方賴於君。何稱疾為宜。亟出。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顧德玉。橋李人也。其父南山。嗜浮屠。至舍。其居為白雲菴。以宅學佛者。德玉獨好詩。  
經。子史。習古詩文。與儒者游。嘗從觀光。余先生學。觀光老無子。德玉養焉。一日。觀光  
之。他所病卒於道。德玉為營棺槨。以斂之。凡賻於身者。皆致其誠焉。後迎其喪以歸。  
置之正堂。躬服斬衰。首履。俾其子若妻。暨童子。咸如之。朝夕哭踊。旬必祭。奠。哀之若  
喪父然。越三月。負土築隴。隴成。葬之。復結廬墓側。居三年而後已。歲時之享。弗替也。  
或曰。古者為師服。心喪。未聞為齊斬以喪之也。德玉曰。否。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  
何異。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之為人弟子。而忘其師者也。

劉信甫。廣陵人也。個儻尚氣。不事小節。然重厚少文。其先嘗事廣陵富商。順風曹氏。  
曹氏將死。以孤屬信甫。信甫撫曹氏孤。幾冠。孤之季父欺其幼。且利其貲。乃陳於郡。  
曰。曹氏之先家貲若干。緡未析。皆為姪所據。願中分之。郡守劉知其詐。乃直曹氏孤。  
季之子。慚盡其父。父死。陳於郡曰。弟殺吾父。郡長馬馬火者。始蒞事。與守有隙。疑守  
受曹氏孤賄。欲置曹氏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捶擊無算。皆自誣服。曰。曹氏  
孤使某殺季。郡守受曹氏孤賄若干。未致信甫。欲其無兩辭。以成獄。拷楚萬狀。身無

可擊者。信甫曰。殺若季者某也。曹氏孤實不知郡守即無賄。密使置曹氏孤於京。匿之。大家使勿出。謂之曰。事畢而後歸。乃以金帛賂郡長左右。從減死論。既出。即詣京師叩蹕。自陳卒。置郡長於法。守復其官。凡獄訟道理。費以鉅萬計。曹氏孤歸。計其費以償之。信甫笑曰。奴之富。皆主之餘也。脫主於厄。分內事。詎敢以費求償哉。卒不受。聞者莫不重其義也。南北之士。或貧不能自給者。信甫不問識與不識。無不周給之。亦不責券。嘗遊吳中。以百金加束帛致余淑。其子余以母老辭焉。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丞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婉儀者。題滿江紅於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馨。妃后裏。掌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寶車。曉轉關山月。只姮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或云。王昭儀下張璠英所賦也。夏五月二日。兩后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古詩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父母。且不辱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二百春。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大難

既至劫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貞。焚香設誓。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時皆服其貞烈。此四人者。視前日之託隱。憂於文辭者相去。固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狗地至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千夫將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污。因佯曰。能俾我為舅姑與夫。服期月。乃可事主君。千夫長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絜行至嵎縣。過清風嶺。婦仰天竊歎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嚙拇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自投崖下以死。死之日。抵今且八九十年。石上血起如始。寫時不為風雨所剝。蝕僕昔過其下。尚能讀所寫詩。嵎丞謝端為之立祠。刻碑於死所。白野泰不華兼善公守越。立廟像享之。鄉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峯先生孝光為記。郡上其事於朝。未報。噫。使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豈有責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罪人也。

周君景遠馳為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日與朋友往復。其書更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

人汝乃失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綱維也使我今日絕故舊是為御史而墜一常其可乎甯不為御史不可滅人理吏報

然謝服而退

南村陶宗儀書

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隸以至外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一日康里子山平章公變變見訪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司喉音有音無字字為首先生答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死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吾民為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於是召吏胥百姓於庭楊氏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墳墓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

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眾皆笑。忽流矢誤中侃手。侃傷而歸。楊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城戰。不猶愈於家乎。侃裹傷復率其徒將趣城。而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即希烈婿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得保完。刺史上侃之功。超遷緒州太守。嗚呼。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柔者。則賢矣。守土保民。忠誠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難事。斯時也。憑堅城深池儲蓄山積財貨。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自守。其忠不能以自死。棄其城而走者。舉若是也。彼何人哉。楊氏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

宋末岳州徐君實之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相與數月。虜欲犯之。屢以巧計得脫。一日。虜必欲強污之。度不可脫。乃謂曰。俟我祭亡夫。謝絕之。可事汝。虜喜而然之。遂嚴妝焚香祝畢。赴池水而死。將赴死之際。題滿庭芳一闕於府壁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臺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夢魂千里。夜

夜岳陽樓。余至杭聞徐子祥言之。徐正斬王府鄰。尤及見其親書後。宣伯裝先生亦言。正與清風嶺同。所謂一時一事也。

江陰人李安撫歸附於元後。謚恭敏。所居門首立坊曰恭敏坊。近歲子孫以故址賣與里人薛氏。土木一新。視昔有加。有客語薛云。君之門而猶存。李氏之坊。恐非君所宜也。薛深然之。指恭敏之族尊行者。惟唐卿可主其事。乃貽以錢百緡。李欣然徹之。是夕。李嚙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我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且罵且撻。我負痛號泣。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越明年。城燬於兵。薛氏屋復為瓦礫之區。

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為濠百畝。渺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數十楹。舊為州民某氏居之。有年矣。歸附後。滅徹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之交。每苦羣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朱書篆。使人投於池中。曰羣蛙自此毋作聲。於是寂然。至今絕無蛙鳴。亦可異也。友人唐伯剛曰。北方凡皂鵬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乃一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於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

數根耳。田獵之際。鷗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蓋凡物生三子。必有

一異。惜人未有聞焉。偶記於此。質谷邵  
煥識

曩余遊學金陵。日與同門二三輩。謁見起巖王先生。起巖曰。新學切當。以禮義廉恥。

四者存心。涵養得熟。家業不患不成功。名不患不至。學問不患不精。上而天子。下而

庶人。何莫不本於四者乎。余旦旦而思之。四者根於心。內有所主。則揖讓進退。合其

節。動用制作。得其宜。取予得其當。剛介有所守矣。內無所主。則傲縱自肆。譁張貪暴。

不可勝言矣。驗諸行事。觀諸人品。於是言而益信。蓋起巖乃吳草廬門人也。斯言咸

有源委。近僻處江村。嘉言日無聞。因是而書以自警。又起巖嘗招程敬叔先生。教其

子弟。建江東書院以處之。學徒如雲。衣食或不充。咸資於王。程先生喪。偶有孤女。一

如已女。豐其奩具以遣之。王江東名士也。近隔於兵。重為斯文惜。質谷邵  
煥識

上海民有以譎詐而致富者。丙申夏四月。其居燬於兵。為卒所執。索窖藏物。民給之。

曰。此非我居。我逃難至此耳。我居距此纔百餘步。汝欲窖可同往。卒然之。民遂導卒。

至其故人之居。發地數處。終不得窖。卒知其給。已怒而殺之。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弊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

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彼何人耶？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慙。

宋太學生會稽唐珣字玉潛。當至元戊寅冬。楊璉真如發趙皇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匣。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又得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飲里中少年。唐具告。以願收遺骸共瘞之。眾歡諾。一少年曰：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其知之？乃斲文木為櫝。緝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絕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之。戒勿泄。越七日。下令褒陵骨。雜置馬牛枯骸中。造塔錢塘以內之名。塔曰：鎮南。杭民悲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後數年。人始有傳唐之高誼。由是玉潛義風震動。唐復有夢中詩四首。其一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甯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其二曰：一杯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三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其三曰：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其四曰：珠鳧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田。猶憶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葬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



土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華問髡形南面。欲起語野麇尚屯。東何物敢盜取。餘花總  
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  
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  
月。霹靂一聲天地裂。此事予聞之先師唐温如。温如乃玉潛之子。故其事詳。謹用書  
之。華亭  
夏頤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拊掌錄一卷

舊本題元人撰。不著名氏。後有至正丙戌華亭孫道明跋。亦不言作者為誰。說郭載此書題為宋元懷。前有自序。稱延祐改元。立春日。覲然子書。蓋元懷自號也。此本見曹溶學海類編中。失去前序。遂以為無名氏耳。書中所記皆一時可笑之事。自序謂補東萊呂居仁軒渠錄之遺。故目之曰拊掌錄云。



古今說海

拊掌錄

說略三十二 雜記三十二

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錄皆紀一時可笑之事。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裒成一集。目之曰拊掌錄。不獨資開卷之一笑。亦足以補軒渠之遺也。延祐改元立春日。輟然子書。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為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為

起居注侍立殿均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熙甯後茶禁日嚴被罪者眾乃目茶籠為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

熙甯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為怪以見象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夜而躡朝鞞紺緣朋從目為活卦影

沈括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眾愕問云死矣益成括也

石資政中立好詛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即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揮其詛諧敏捷類如此也又嘗於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遊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忽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當得羅襴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

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為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宋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敏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

李觀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獄翁方且為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大笑。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倍其家

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魯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於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攜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人。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於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最復湊分耶。同人竟無所濟。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為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為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李廷彥曾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黏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黃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閫。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聞話。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為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



何不取其髯為別。吏曰：皆鬚，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鬚，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為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為大鬚，孫學士巨源為小鬚，孫學士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具，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有一士人赴宴，眾中有少年勇於色，甫就席，士人以服辭，乃命撤樂及屏去羣妓，後勸酬及少年，少年罪。士人曰：敗一席之歡，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耶。賓主為之烘堂。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即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諧其人大怒曰：你又

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趙閱道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退閒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為通。士人謂闈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闈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襴。直是不直錢財。闈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為笑。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壽皇聖明。亦為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宦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幞頭。西字臉。恐宦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如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

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渠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為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廝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移文取會也。滿座大譁。

哲宗朝。宗子有好為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即事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鬪兩廂。蛙翻白出閣。蚓死紫之長。潑聽琵琶鳳。饅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鬪於兩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棲梧。食饅頭未畢。閹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

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灼艾而罷。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孺人性素嚴。呼入總幕中。詰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為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乞杖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

吳中一士人。曾為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鬪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榖來。李二謂御史也。俄頃。郡廚以飲食至。甚豐腆。有一蓐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家。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鬪卒。得之。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鬪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

聞者莫不大笑。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寇忠愍令乞詩於魏處士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川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座客大發一噱。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固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倅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鄂州淵材聞之乃吐飯大步往謁見其人言丈丈改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為丈丈謀昌佳郡也奈何去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為笑。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罷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之。不可。又以宣尼虎帳獻之。亦不驗。夜卧念曰。有黃曾直草書扇。題韋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即取視。惆恍之間曰。我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吾意江神必元祐遷客鬼為之。不然。亦何嗜之深也。書此可發一笑。

余家舊有軒渠錄。此卷從吳純齋處袖歸。謹錄。於且喫茶小軒中。起八月三日庚子。迄六日癸卯。是日小雨弄晴。頗快人思。時太歲丙戌。至元十稞也。映雪老人華亭孫道明志。時年六十九矣。

拊掌錄終